



红 麒 麟 书
丛 书

噩 恋

刘军 著

情断知音梦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情断知青梦

噩

恋

刘军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Q39/18
疆恋:情断知青梦/刘军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ISBN 7-5008-1712-6

I. 疆…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55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355千

印 张: 13.125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14.80元

- 一群扑朔迷离的鲜活灵魂 闯入红尘
- 一种轰然而今的白色情恋 嘶啸经年

内容说明

- 一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揖别青春。
- 一群扑朔迷离的鲜活灵魂，失身红尘。
- 一种轰然而今的白色情恋，嘶啸经年。

主人公来自红色苍茫深处的知青插队生活，灵肉和欲情历尽了怎样的梦与醒，怎样非常的人世沧桑？红尘云气，情缘难解。如今已是政声赫赫的主人公，何以难忘命运隆起的巨大活剧？他魂系当年的山村，那里失落了怎样的青春、信念？怎样至酷至柔、至真至幻的苦恋天国？怎样最生命的相思和精神追求？痛断肝肠中，主人公只身去了，重返苦恋天国和灵魂家园；那里，苍凉万端，又有着怎样的世态炎凉？嗟夫！

该作气与情偕，文道从容，醇厚纤致里常有惊雷奔鸣其中，读来令人心驰神折，慨叹万千，堪称一部力作。

亲爱的读者：

时过境迁，往事一去悠悠。

依然是那场猩红的雨，穿过红尘，奔向灵魂的极地，落入一代知识青年们最集体而又难以自解的命运里。你将窥见，一个又一个闪电击亮的灵魂，有着怎样的至情至性，何等的形骸孤寂。你将领略，那超越命运的爱情，怎样晶亮眩目，又如何轰然退去。凝视这集体的揖别青春、崇高永诀，集体的迷茫困惑、不甘泯灭，集体的偷恋苦恋、失魂断魂，你将身不由己，同入真境，从此，难再走出这一片独特的人生与命运光晕。

——编者

那是一个人们不堪回首却又不能不回首的年代，充满了理性与狂热，真理与伪学，求索与无知，壮烈与荒唐；使人们虚度，也使人们积蓄，使人们丧失殆尽，也使人们无限富有。它融进了这一代人的血液中，也刻在了历史的年轮里。

——作者题记

作者的话

历史是需要沉淀的。沉淀带来纯洁，也带来鲜明。

它像巨大的筛网，经过淘汰，留下那些最珍贵的。

所以我无法忘记。于是便有了这本书。它的故事虽略有虚饰，情节却近似写实。

又是一年春草绿。编辑过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和《血色炼狱》的编辑岳建一先生告诉我，《墨恋：情断知青梦》以其情节、细节和本质的巨大真实，当同属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一类。一起下过乡的知青朋友们重聚，说起这一段生活，竟然无不唏嘘，勾起无限的怀念。大家相约，一起到那终生难忘的地方重新走一走，看一看。有的，还打算带上孩子。

人到中年，成熟了，懂得了珍惜，也懂得了社会。

谨以此书，献给千千万万和我有过共同经历的知青，献给那些淳朴的山民，也献给我最最热爱的父亲和母亲。

本书脱稿于1988年春，后来几经修改，至今仍有许多遗憾。之所以能够成书，要特别地感谢岳建一先生，他为这本书花费了极大的心血，让人感动，更让人振奋。他的理解与支持，是同这部书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泰中乐集团的总裁谢木标先生，是他的支持

和指导，才使我有决心把这本书写出来。

当然，还要特别提到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王鸿、赵长安、范斌、张辰生、刘延庆、张雯等同志，没有他们的协助，这邮书也是出不来的。此外，北京中冠小型农机有限公司的银纯忠总经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孟朱女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夏钢导演、北影电视部的刘建国先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岳晓湄女士，尤其是深圳江山实业公司的谷放女士、雷敏先生、成平先生及深圳旌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龙先生、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会员王金华及于阳卿夫妇、北京新奥特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郑福双先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杨克副庭长和深圳市公安局的林榜涛、王书通、胡青公及我的网友蒋秀生、王兵、徐越、刘铁宁、宁哲斌、安晓远、汤建明、卢强、辛彦、周梦南、刘铁华等，都曾经在许多方面给了我支持和指导。一想起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便会激情难抑，特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刘 军

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于北京

引 子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
假的。

当罗南在《干部登记表》的“年龄”一栏中，写下“四十三岁”四个字的时候，他的心猛地跳了几下。

他感到了一种年龄上的恐慌。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是省委组织部关处长打来的。他们下乡时在一起，又是中学的同学，所以说话格外随便。

“喂，骡子，那表填好了没有？赵部长又问了。填好了，马上让人送过来。”

“档案里不是有吗，一定要再走这个形式！这些年，这样的表起码填过一百份了。喂，我说，春节你们全家过来过年吧，带着孩子。”

“什么酒？”

“剑南春。”

“妙极了。”

“吹什么牛！你也会喝酒了？”

“要的是那气氛。还记得当年咱们在运城关帝庙喝柿子酒那阵吗？五毛钱一大海碗，一口干进去，全不知道北了。”

两个人一起轻松地笑了起来。

停了一下，关洪又道：“哎，骡子，建议你看看一本书，《血色黄昏》，作者‘老鬼’，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儿子，写内蒙兵团的。我看了看，不赖。咱们山西的‘老插’，划拉划拉也有个几十万人吧。居然愣是没有人写一写，真他妈没文化！”

罗南想起，自己家里似乎也有这么一本书。

“可惜，嫂夫人没有下过乡，否则，她来写，一定可以成为名著。”关洪又道。

放下电话，罗南心中一阵惘然，似乎失去了什么。

秘书小李轻手轻脚地拿着一大叠文件和信走进来。她把文件在办公台上放好，把需要最先处理的放到了玻璃板中间。罗南一手叉在腰上，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眉宇间，凝聚着沉重的遐思。

小李顿了一顿，才开口说道：“罗市长，外面接待处有个人找您。”

罗南“唔”了一声。停了停，问道：“什么人？”

“从乡下来的，是个孩子。”

罗南一怔，忙问：“叫什么名字？”

小李回道：“姓钟，叫……叫什么钟……钟永年之类，十八九岁，样子挺憨厚，像没出过门一样。背着个粗布口袋，脸红红的，手脚没处放……”

罗南已经急步走出了市长办公室。

“人呢？”罗南问。

接待处的副处长老陈一脸茫然，几个房子都看了看道：“方才还在这儿，一转眼，就……不知去哪儿了。”

他忽然看见了摆在窗台上的那只布口袋，忙走了过去，把口袋拍了拍道：“走不远的，东西在这儿。”

罗南走了过去，把口袋拿了起来。

口袋很重，沉甸甸的，足有二十多斤。口袋下面，压着一封信。字体秀气、认真，一望而知是出自女人的手笔。

他默想：“她果然记得，果然……”

口袋里，有一双家做的松紧口布底鞋——这是他平素最爱穿的。余下的，是满满的一袋山核桃仁。

他拆开了信。

罗大哥：

思来想去，打发永年去看你。没记差的话，你该交四十三岁了。

这点儿山核桃仁，是俺和凤城、兰珍、全爱、翠莲几个砸出来的。挑了又挑，没一个不整状的，是份心思。永年他爹不出声，也跟着一伙砸。俺做鞋，他知道是给你，在一边，也没作声。

大伙常唠叨你们这发^①大学生。走了以后，也没一个回来看看的，倒像躲债。俺听了，心里不安逸。

你不是那路人，对吧？

得空，回来走走。村里变得大呢，保你认不出了。像你们这做了官的，更应当这样。

凌朵

看着信，罗南的眼角潮润了。

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谴责。

在这似乎仅仅是一段从前的小儿女心事之中，还蕴藏着更沉重、更深厚的东西。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不敢去触动。然而，那一切，都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无法忘却。

^①注：这发，山西俚语，意为“这批”。

凌朵，他的初恋情人。两个人之间，没说过一个爱字，甚至连手也没握过一下。然而，二十年了，依旧无法忘却。岁月，只是使往事变得更珍贵、更沉厚了。

水泉，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他曾在那里生活了五年。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可以说都是在那万山之中，在那黄河的吼声中度过的。

又怎能忘却？

天黑了，空中，飘起了片片洁白的冷雪。只一忽儿，世界变成了银色的，被净化了。

永年一直没回来。

山里人爱面子，怕见人。

陈副处长、秘书小李分头到火车站和旅店去找了。罗南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没有开灯，默默地回忆着，一边嚼着生脆的山核桃仁。山核桃仁的味道很厚，皮有点苦涩，肉却特别香。

往事被沉重地搅动了。

他记得，第一次和她说话，也是这么那个时候。当时，她哥哥黑脸结婚。

那年最冷是今天，空中，也飘着冷雪。

第一章

闹洞房

冒烟，也是燃烧。

——罗南

郭天海披着一肩雪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边跺着脚，一边神气活现地对正倚在床上看书的罗南说道：“哎，晚上去黑脸家闹一把洞房，干不干？据说，来劲极了，什么花样都有。在北京，都没听说过。”

“没劲！”罗南翻了个身，把书页翻得哗哗响。

“又是什么康特拉琴柯！”郭天海坐到了罗南床头的土造沙发里，从小桌上摸起一包两毛六的“航行”牌香烟，从里面挑了一支，捏了捏，吸上了，说道：“真的，骡子，这年头，用那份穷功有屁用！什么他妈的一天看书二百页，背古诗两首，每个礼拜背古文一篇。唉，腻也腻死了。你倒说话呀，他妈去还是不去？”

“你一个人去吧，我没那份情绪。”

“操！那地方，我一个人去多没味儿。”他压低了声音说道：“还没见

过黑脸他妹妹吧？回来了。娘的，盘儿是他妈的真够亮！^①要不；县里能专把她挑去当讲解员？穷山恶水的，能长出这号美人来，也他娘的邪了。真的，不次于江晓丽。那双眼睛，水灵灵的浑身会走，不愧他妈的是咱这儿的‘社花’。她要是跟我，我他娘的心一横，就在这儿插下去了，先自在几天再说！”

“蝈蝈，又那儿放什么屁呢？”一个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接着，一个人脚步重重地进了屋。

是何彬。

何彬的父亲是个将军，因为和吴法宪闹意见，靠边站了。他生得孔武有力，样子粗犷，说话总有一股傲气。上礼拜，他和他妹妹何娟一起到湖北一个兵站看他父亲去了，今天刚回来。

罗南坐了起来，把手中那部厚厚的《旅顺口》扣在枕头上，看着何彬懒懒地说道：“我以为你要过了春节才回来呢，又下了雪。”

“操！那边不让住，探监似的，呆一天就往外轰。”何彬骂了起来：“癞蛤蟆上案板，硬充大片肉，看见我就想吐。小人得志，让人恶心。”

说着，他把一条“大前门”烟丢给罗南道：“滋润了嘿，娟娟给你买的！”

郭天海眨眨眼，咽了口唾沫。

一听“娟娟”这个名字，罗南便周身不自在起来。

“她……给我买烟干什么？”

“算了吧，别假充正经了。她什么也不瞒我，拿着吧，总比什么‘打仗’、‘靠’、‘黄树叶’^②之类的强。她回北京看老太太去了，说是天暖了再回来，属候鸟的。”

说着，何彬也拿出一支烟，狠狠地吸了起来。

罗南穿鞋下了地，问道：“吃什么？”

“有什么？”何彬反问。

①注：盘儿亮，北京俚俗之语，“盘儿”指脸，“亮”即漂亮。

②注：对烟的蔑称，“打仗”即“战斗”牌，“靠”即“航行”牌，“黄树叶”即“黄金叶”。

“什么也没有，面条。”

“又是他妈的杂面条，闻见我就倒胃。过年了，也没置点年货？”

“你以为这是他妈的北京？黄花木耳葵花籽？”郭天海鼻子一哼，哂笑道：“干脆，一块到黑脸家凑热闹去，压饽饽，油汪汪、辣滋滋的，随便干，十碗八碗，也随你往肚里揼^①，整个一共产主义！”

何彬看看罗南道：“那干嘛不去？不吃白不吃，黑脸又不是外人！新娘子还是翠莲吗？嘿，这俩小崽子，逗逗闷子也好，走！”

罗南不紧不慢地说：“那，总得送点儿什么才好，就这么空手去，总好像不大够意思。”

何彬抓抓后脑壳：“送什么呢？娘的，我什么也没带回来。”他看看郭天海道：“你呢？别那么抠，也为贫下中农贡献贡献！”

“我有几根鸡巴毛！”郭天海道：“半年没回北京了，还有个屁！”

罗南想了想说：“我这儿还有几幅画，再拿上五块钱，将就一下吧。”

“中！”何彬学着山西人的口音大声道：“五块钱不少了，棒子面能买五十斤。走着，去晚了，就吃屎都赶不上热的了！”

三个人一出门，便听见不远处的女知青宿舍里传出歌声。声音甜婉、幽怨、动人：

“山高高不过中条山，
中条山屹立在白云间；
我们是北京的知识青年，
受教育来到这中条山……”

三个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地都放慢了。

是江晓丽的声音。

郭天海做了个鬼脸：“娘的，还挺来情绪！”

^①注：揼，方言，本意为用东西把物件中空的部份填满使其鼓起来，此处的意思为用力吃。

罗南冷冷一笑，似不屑。

何彬点着头道：“瞧着，等哪天走单了，我就上她一竿^①！坐几年牢也值了。”

“吹牛！”郭天海一晒。

何彬鼻子一哼，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山高不过中条山，
中条山屹立在白云间；
我们是北京的傻×青年，
受蒙蔽来到这中条山……”

女生宿舍的歌声停了。何彬的歌声一落，房中竟响起了几个人的掌声。似欢迎，也似在嘲笑。

水泉村在山西省南端，离黄河只有几里路远。村子大约一百户人家。星散在一环山洼之中。黑脸家在山坡高处，便是冬天，仔细听，也能听到黄河水的奔吼声。

今晚，黑脸家好热闹！

黑脸姓钟，父亲是河南来招赘在这个村里的，本姓孟，在队上负责烧炭窑、砖瓦窑之类，算半个手艺人儿。他母亲的父亲，是公社中学里的民办教员，教语文和历史，也算个文化人。黑脸今年二十岁出头，愣头愣脑，心直口快，言语无忌，一身力气。因为脸黑，小时候家里外面都叫他“黑脸”。乡下人给孩子起奶名，总是很随便的，什么“碾盘”、“磨棍”、“小鸡”、“小狗”之类，顺口就行。上学的时候，外祖父给他挖空心思起了个大号叫钟笏（音“护”）笏，一直没叫起来。而他自己，还觉得“黑脸”这名字挺不赖，比什么“瓦刀”、“泥板子”、“盘儿”强多了，一来二去，就这么叫上了。

^① 注：“上一竿”，俚俗之语，意即性交。

冬日天短。乡下没电灯，一落黑，四野便静了。落了点儿雪，黑道儿也显得亮堂了许多。不用提溜风灯——一种用四块玻璃粘成的简易马灯，也能看见路儿。罗南、何彬、郭天海三个，一路说笑着，攀上了一道坡，走进了黑脸家的小院。山道上，来来往往的客人依旧缕缕行行，络绎不绝。

“嘿，狗日的，你到得可够早，屁也没放一个！”一进院儿，郭天海冲着一个正撅着屁股跨在院中席棚下压饴饴的年轻人腰上打了一拳，大声说道：“人家娶媳妇，你玩什么命？干好了，能便宜你一口么？”

那人转过身来，憨厚一笑，说道：“啊，天一會兒了。你们几个也来了？”他叫吴悦。

那边，何彬已同黑脸大声地聊上了。

“他娘的，你小子今晚可开荤了！悠着点儿，岔了气，没地方治。新娘子呢，也不出来点烟！”

黑脸还是平素那副样子，所不同的，是换了一身全新的洋布黑棉衣棉裤，戴了顶深蓝色的三块瓦棉布帽子。他无所谓地一笑，说道：“就那玩意儿，随便有个女人就行了。咱乡下人，就这命！”

“去你奶奶的，甭这玩嘴皮子了。翠莲那是随便找来的？”何彬故意放高了声音：“你要是真不稀罕，今晚让我尝口新鲜的，干不干？”

“中。”黑脸居然答应。

“你行，翠莲上了吊，你们这一家男女老少可就该找我玩命了！”何彬嘻笑道。他看见，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孩子，正簇拥着一个穿着水蓝色缎子面棉袄的姑娘从里面出来，不由把声音低了低。他这个人只是嘴野，什么都敢说。动真格的，他不敢。

“嘿，河马大哥，”黑脸压低了声音，用半是哀求的语气央求道：“一会儿……闹起洞房来，你给帮着维持维持。翠莲面子窄，俺怕她……脸上挂不住。瞧，毛蛋那小子也来了，他到哪儿，哪儿一台大戏。去年他结婚，也让俺耍了个臭够，非攒了心思找补不可呢。”

何彬大大洒洒地一笑道：“好了，包我老何身上。不过，你哥们儿也得提口气，别那么怯勺。这闹洞房，古来的理儿，谁也不能免的。挺过今